



放歌十月

赵青新

十月 是一杯美酒
苹果熟了 水稻熟了
玉米熟了 向日葵熟了
江河醉了 山川醉了
歌声醉了 人心也醉了

十月 是一团焰火
960万平方公里

一起迎接太阳升起
当世纪的风从东方吹来
13亿颗心搏动着同一腔热血

十月 是一面赤旗
万里晴空 山河壮丽
看九州方圆 普天同庆
听雄鸡高歌 遍地流芳

共和国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

十月 我们赞美你
雄伟的诗篇浩如烟海
十月 我们讴歌你
威武的曲调荡气回肠
十月 是一个胜利的终点
又是另一个胜利的起点

三代人的国庆节

毕善娟

国庆节前夕的一个周末，我们全家一起到外面聚餐。大街上到处充满了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望着饭店窗外街边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桌子上丰盛的饭菜，父亲颇有感触，向我们讲述了他小时候国庆节的情景。

父亲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国庆节，名字里也有个“国”字，与国庆非常有缘。每逢国庆节，他都高兴得像过年一般，因为对于他来说，国庆节不仅是共和国的生日，也是他的生日。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日子艰难，物质紧张，很多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票证时代，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想做件新衣服，也要用布票买布。即使有

票证在手，也很难买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往往是人多货少，在不多的国营商店前，总能见到人人海海的排队长龙。

听父亲说完，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国庆节。作为“80后”，我小时候的日子比父亲当年要好很多。那时候粮食已经够吃，温饱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每次到国庆节，我总是会向大人要钱买东西吃。那时候的代销店，有一些花花绿绿的水果糖，一分钱一个，很好吃。过节的时候，母亲准备几个好菜，有荤有素，父亲给我一两角钱，我飞也似地跑向学校门口的小商店，买零食解馋。

听完我们这样说，一旁的儿子似乎有些不可

理解。小家伙抓抓脑袋，说：“爷爷小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太苦了。妈妈小时候最好的零食就是水果糖，现在都没人吃了。还是我们现在好，超市里有的是水果和薯片、饼干、火腿肠，还有酸奶和奶茶，肯德基里有鸡腿、汉堡和薯条。”听着他一口气说这么多好吃的，我笑着对他说：“这就是幸福。祖国强大了，人们生活好了，要好好珍惜。”他听了，使劲地点了点头。

三代人的国庆节，演绎着不同的生活变迁。短短几十年，国家由贫穷到富有，人民群众从吃不饱穿不暖到物质极大丰富，我们一路走来，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怀揣着沉甸甸的中国梦，走向一个伟大的盛世。

异国他乡庆国庆

程贤军

去年9月底，我随省里的一个教育考察团来到英国，来到风景如画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便是我国的国庆节，我们决定同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生们一同欢度国庆节。欢庆场地由留学生们提供，就在爱丁堡城东的一座小楼里。

国庆节上午8点多，我们考察团一行匆匆赶到那座小楼。一进门，便看见墙上挂着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留学生们早都到齐了，他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见我们进来了，都微笑着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大的蛋糕，蛋糕中央是用红色奶油做的一面五星红旗和用黄色奶油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9个金黄色的大字。一位叫刘杰的留学生走到中间，指挥大家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着唱着，不少留学生眼中不禁湿润起来。身在异国他乡，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怎能不叫人激动万分呢？唱完国歌，大家就开始吃蛋糕。

不知是谁打开了香槟酒，大家就喊起来：“为祖国母亲干杯！”“为祖国的强大干杯！”“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随后，我们就开始

表演文艺节目，大家尽情地唱着、跳着，闹得正疯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太太。留学生告诉我，她是这座小楼的主人。也许，老太太不明白自家的楼上怎么会传来那么大的动静。她看了看墙上的五星红旗和桌子上吃剩的蛋糕，不解地问一位留学生这是在干什么？当听说我们这是在欢度国庆节时，老太太兴奋地说：“祝中国生日快乐！”老人刚一说完，不少留学生兴奋地跳了起来，一个男同学竟跑过去紧紧地拥抱住老太太。我们为老太太倒了一杯香槟酒，还为她切了一大块蛋糕，她高兴地说：“谢谢！谢谢你们啊！我是伊拉克人，我们的国家战乱不断，我在很早之前就来到了英国。你们中国人能欢聚一堂庆祝祖国的国庆节，可我们伊拉克人呢，逃离自己的祖国，为生活奔波，哪有机会聚在一起过国庆节呢？你们能聚在一起为自己祖国生日干杯，可我们做不到啊。你们中国人太幸福了，中国伟大！”

异国他乡庆国庆，令我终生难忘。

一个人的阅兵式

曹春雷

那年，我还在黑龙江一家报社工作。国庆节期间，我和几位同事去中俄边境的一个哨所采访。这是只有一个人的哨所。一位姓张的老兵是这里的哨长，也是唯一的兵，已经在这里驻守了3年。

因为要拍摄老兵的升旗仪式，我们很早就赶到了那里。哨所建在半山腰里，几间瓦房，一个操场，一杆红旗。当时，天才蒙蒙亮。门口的录音机播放着国歌，老兵昂着头，庄重肃穆，缓缓地升着国旗。晨光洒在老兵的脸上，刻出坚毅的侧影。

猎猎红旗下，我们看到一幅用鹅卵石拼成的祖国地图，还有“祖国你好”几个大字，很醒目。老兵说，这是他从山沟里捡来鹅卵石，一块

块组成的。

哨所里有台电视，我们和老兵一起看那一年的国庆阅兵式。老兵看得很认真，也很激动。他说他有幸第一年入伍就参加了当年的阅兵式，和战友们一起列成方队，走过天安门。那一刻的心情特骄傲，特自豪。

他走到屋外的红旗前，随着电视机里传出来的音乐，演示当年阅兵时走正步的样子。抬头、收腹、挺胸、踢腿、甩膀。雄赳赳，气昂昂。他笑说他有时会进行一个人的“阅兵式”，陪他阅兵的，是山上层层叠叠的树。那时在他眼里，每一棵树都是士兵。他喊一声“祖国万岁”，整条山谷都会回应他。

老兵的任务是维护深山里80多公里的架空通讯电线，每次巡线查线都要徒步穿山越岭，一年走下来，相当于从海南岛走到了西藏。无论严

寒酷暑，还是风霜雨雪，这样的巡护他从未间断过。

问起他在巡线路上有没有遇到危险时，他说了一件事。那年冬天巡完线后，他在风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返回时，一不小心陷入一个近3米的深坑中，怎么爬都爬不上来，而陪伴他的，只有风的呼啸。在努力了两个多小时后，他终于用腰带拴住攀杆用的脚扣，勾住了旁边一棵小树，这才爬了上来。

采访结束后，老兵目送我们离开。回头望去，红旗下的老兵，绿色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和山林融为一体。飘扬的红旗，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

老兵如今一定早已退伍了吧。国庆节又到了，我想不论他现在身在何地，一定会怀念当年哨所里一个人的国庆节吧，还有，那一个人的阅兵式。

父亲国庆秋收忙

韩星星

像约好似的，国庆节一到，庄稼也争着往家跑，都扎堆地成熟，农忙也就开始了。

父亲没和我约定，但“国庆”长假，我仍会如约而至。他们年龄大了，虽不服老，但干起活来已力不从心，而我，就是他们的那颗定心丸。

秋收很忙，但绝不忙乱。赶早砍玉米，趁露割黄豆，午熟剥棒子，摸黑拾棉花……看似杂乱无章的农活，在父母手里，变得有条不紊。玉米、黄豆和棉花，如同国庆节阅兵上的士兵，踩着各自的时间点，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字正腔圆”地向家走。

天还没亮，父亲就把我喊起来，去砍玉米。父亲一

去六行，大步流星向前推进。我一去四行，紧追不舍。很快，我就败下阵来，腰酸腿痛，手脚也不听话。我向父亲，砍玉米为啥起这么早？父亲笑笑，因为要对付你这样的懒人！两眼一抹黑，你也就老实干活了。

天黑，就不会动辄向地头看，焦躁地盘算啥时候能砍完。我脸一热，闷头砍起来。父亲接着说：晚上湿气大，玉米叶不会拉人，灰锈也不会钻到嗓子里，最重要的是，晚上心静，出活。我连连点头，没曾想，干农活也有学问！

没干多久，手就磨出水泡，劲也使不上。父亲让我手放松点，腰下弯点，顺着玉米的劲，不能由着自己的性。我唯唯诺诺，对于庄稼和农具的脾性，他比我胸有成竹。

天麻麻亮，我们就砍到了地头。父亲很满意，对我，以及他自己。60多的年纪了，他还不承认自己老。喝口水，喘口气，他又开始新一轮的劳作：割黄豆。

比起玉米，黄豆的范儿可大了，像挂满勋章，端坐在椅子上的将军，你要把腰弯得足够低，才能触到它。我想，正因如此吧，才“趁露割黄豆”。就像“西安事变”，“兵谏”就要攻其不备。如若等到日上三竿，豆粒还不跑得一千二净！

对我的说法，父亲赞不绝口，可真操起镰刀干起来，真苦煞了“张杨”二将。

一块地割完，我和父亲也泄了气。还好，母亲及时送来饭菜。就地填饱肚子，天也热了，开始剥玉米。砍玉米累，割黄豆苦，剥玉米则苦累交加。头晒得发晕，手抠得生疼，脚蹲得酸痛，不过，看着一穗穗饱满的玉米，那些苦很快就融在汗水里，有了味道。

待太阳落山，露水从夜色里跳出来，母亲就张罗着拾棉花。夜色里，棉花如同一朵朵白云，而我们，就生活在云上。我穿梭在棉花丛中，腰都弯到了地上，却一点也不累。父亲说，是沾了地气。在这里，他从没感到过累。

晚上，看阅兵式，将军弯腰给士兵颁发奖章。我一下想起父亲和庄稼。没错！父母就是庄稼的将军，那些饱满的果实，是耀眼的勋章，充实家园。不经意间，在庄稼地里，我陪父母度过一个别样的“国庆”。

